

中日名词的翻译

——词典里学不到的名词特质——

徐 琼

摘要 異言語への理解は、それに対応した母国語によって行われている。これは文字遊びのようなもので、コード変換さえすれば大体の言葉が理解できる。それで、外国語習得の入門段階では、技能訓練の手段としてコード変換手法がよく使われる。しかし、コード変換という翻訳行為には乗り越えられない壁がある。つまり、言語環境への配慮である。同じことでも、場合によっては違う表現をするというのが日常生活の中でよくあることだ。だから、異言語を理解するに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時の言語環境、言語脈絡にも考慮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れは往々にして辞書だけでは対応できないことである。

关键词 語彙 名詞の訳し方 情報伝達 言語環境

引 言

学习外语时常需要查词典，尤其是双语词典。不过，双语词典与原文词典（比如我国的各种汉语词典，日本的各种国语词典）的词条解释有很大不同。例如，在汉语词典里，“桌子”需要从材料、形状、用途等方面来解释，讲明这是一个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在上面放东西或做事情的东西。同样，对于“つくえ”的解释，日本的国语辞典也是如此，要讲明它是一个“字を書くための台”等等。但是，在外语学习时所用的双语词典里，对词条的解释就不一样了，只需用“对译”的方法将“桌子”解释为“つくえ、テーブル”或者将“つくえ”解释成“桌子、书桌”也就行了。

众所周知，学习外语需要进行“听、说、读、写、译”的技能训练。这五项技能也代表着外语学习的各个阶段的不同重点。“读”是入门阶段，只有读的多，读的深，才能使听、说、写、译的能力得到提高。“听、说”是基础阶段，只有听懂、会说，才能达到与人沟通交流的目的。“写、译”是应用阶段，能够自如表达自己的思想，才是学习外语的最终目的。在外语学习的基础阶段，我们大多是以词汇对译的方式来学习对象国语言的。

另外在基础阶段，我们还将一些语言现象的规律归纳为“语法”、“句型”，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帮助我们更加容易、更加迅速地掌握所学语言。例如，中文的基本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而日文的基本语序则是：主语+宾语+谓语。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举一反三，能够读懂和掌握更多的句子。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1 我/吃/蛋糕。 私は/ケーキを/食べる。

1 / 2 / 3 1 / 3 / 2

例2 爸爸/看/电视。 父は/テレビを/見る。

1 / 2 / 3 1 / 3 / 2

从以上两个例句的下面数字可以看到，中文的语序排列是：1 + 2 + 3。而日文的语序排列则是：1 + 3 + 2，也就是说，中日语序不同。将中文句子说成日语，或者将日语句子说成中文时，如果我们掌握了相互对应的词汇，只要将顺序稍加变换就可以了。所以，在入门阶段、基础阶段的外语学习上，句子的翻译就像一个编码转换的文字游戏，这是一个熟能生巧的技术。当然，不知道单词的相互对应，语序排列的规律就毫无用处。所以说，在外语学习的入门阶段、基础阶段，词典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但是，当学习者进入到“写、译”阶段即外语应用的阶段后，就会感到仅用编码转换的方法会遇到很多问题。首先，词典里的一个词条会有多种释义，究竟要选择哪一个，需要做出正确判断。另外，要想把自己的主张顺畅地表达出来，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见，往往还受到人物、事件、地点、文化、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必须根据不同的语境，采取不同的表述。这个时候仅靠对译的方式来表达就远远不够了。请下面这个例句：

例3 你好，我姓王，是去年6月作为留学生来到日本的。

译文① こんにちは。王と申します。去年6月、留学生として日本に来たのです。

译文② 初めまして、王と申します。去年の6月に留学生として日本にやってきました。

对于上面这个中文例句里的“你好”一词，译文①译为“こんにちは”，采用的是对译方式；译文②考虑到语言环境，译为“初めまして”，采用了相当灵活的意译方式。译文①和译文②的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错误。虽然在词典里，我们查不到“你好”可以对译为“初めまして”，但是应该说，译文②的“初めまして”更符合原文要表达的意思，也更符合日语寒暄的习惯。再例如：

例4 私のお墓の前で、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眠ってなんかいません。千の風になって、あの大きな空を吹き渡っています。

译文① 请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我不在那里，也没有睡去……

译文② 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那里没有我，我并没有在那里长眠……

从上面的译文来看，两个译文都没有错误。但是，显然译文②更好一些。也许有的学习者会说，我查了词典，日语“眠る”一词有“睡眠”、“逝世”两种含义，我翻译为“睡去”也没有错啊。其实在这里，还需要考虑的是语言的使用环境，必须根据环境进行取舍。通过合理的取舍，选择最贴切恰当的词汇，这也是学习者需要具备的本领之一。另外，译文②将“眠ってなんかいません”这个句子译为“我并没有在那里长眠”，在文中添加了一个“我”字，与“并”结合起来突显了“なんか”的作用。当然，在日语词典里“なんか”是没有“我”这个含义的，它只有“强调语气”的作用。译文②使用了“我并”二字，既很好地表达了原文的语气氛围，也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类似这样的问题，应该算是进入语言应用阶段的外语学习者的难点。在这一阶段，我们需要对词典予以活用，不能只停留在词与词的对译上。要透过字面语言的解释，在语言的表面词义之外，进一步理解其在文化语境之下的内涵意义，只有这样

才能够较顺畅地表达自己的主张，才算真正掌握了一门外语。

因此，本文想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对中日词汇的翻译进行一些探讨，从词汇翻译中，探讨语言处理的多变性和灵活性，并试图总结归纳其中的规律。“词汇”包括的内容很多，这里先仅就名词、名词词组、人称代词、指示代词进行讨论。

1. 翻译的标准

谈到中日词汇翻译，首先就会涉及到翻译的标准问题。目前，对于翻译的标准，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在中国，大多数人认可的是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标准。“信”指的是忠实于原文，等价复现原文的风貌。“达”指的是译文通顺，符合表达习惯。“雅”指的是在“信”的前提下，讲究修辞。另外，1951年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的“神似”说也得到很多人的认同。“神似”说主张：“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在国外的翻译学理论中，引证最多的是“等值标准”和“等效标准”。“等值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思想内容等值、语言形式等值。“等效标准”追求的是：译文读者能和原文读者一样获得相同的信息，它包括原文精神、具体事实、意境风格等。不过，这些标准都是针对文章、段落、句子的翻译而言的，具体到语言最小单位的“词”时，就很难用它们来衡量了。

至于词汇的翻译，我认为唐代高僧玄奘提出的“五不译”原则值得借鉴。玄奘一生中翻译的佛经多达75部1335卷。同时，他还将老子等中国学者的学说翻译成梵文，传播到印度去了。玄奘根据自己翻译佛典的体会，提出了名词的“五不译”原则——在五种情况下不予翻译而直接音译的原则。它指的是：①秘密故。②含多义故。③此无故。④顺古故。⑤生善故。这个原则是用一种减法的形式指出在五种情况下其实是不需要翻译的。我认为，在词汇翻译中，如果参照这五项标准操作，将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错误。

①关于“秘密故”

“秘密故”指的是对于神秘语就不进行翻译了。神秘语是指佛典中的一些

具有深奥含义的抽象语言，如“陀罗尼”。在今天看来，现代语言里也仍然存在着类似神秘语的一类。对于这类语言，就可以按照“秘密故”来处理。例如“浪漫”一词，它来自英文的“romantic”，中文里过去没有这个词，它指的是在艺术、思想、生活中，人们持有的一种精神状态，很难用一、两个词将它解释清楚。所以，当“romantic”进入中国的初期，人们就直接音译为“浪漫蒂克”“罗曼蒂克”，后来逐渐固定为“浪漫”。

据《研究资料现代日本文学①》记载，日本最先将“roman”译为“浪漫”二字的是夏目漱石。他在《文学论》(1906)中，首先使用了“浪漫的”、“浪漫派”、“新浪漫派”的字眼(p.22)。这里的汉字“浪漫”也是一个表音汉字。

有意思的是，中日两国都使用了“浪漫”这个译音词，不过究竟是谁先使用这个这两个字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②关于“含多义故”

“含多义故”指的是佛典中有的词语有多种解释，不好确定选用哪个时，就不要强行翻译，而直接使用原文，如“薄伽”，在梵语中有6个意思(自在、炽盛、端庄、名称、吉祥、尊贵)。在现代词汇里，也有很多这类含有多义，而义项间又相互牵连的抽象词语，例如“Identity”在中文里的含义是：身份、本身；同一人物；同一性；个性、特性。虽然日语把它译为和语词的“自我同一性”，但是并未被广泛接受，使用最多的还是音译词“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③关于“此无故”

“此无故”指的是遇到本国没有的物名时，就不要强行翻译，如“阎浮树”中国没有，玄奘就直接使用了原文。这种情况现在遇到的最多，本文拟在后面重点探讨这个问题。

④关于“顺古故”

“顺古故”指的是久已通用的音译词就不再另拟译案了，如“阿耨菩提”一词，本来也可另译个词，但是原译使用已久，就保留原音了。这种现象在现代语言里也存在，例如，日本公司“松下”虽然已于2008年统一更名为“Panasonic”，但是考虑“松下”这一名称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中国市场至今仍然使用“松下”的名字。这也令我想到另一个现象，现在国内电视节目里的字幕都要求尽量使用汉语，而不再出现英文。这样一来，“IT技术”这

样的词汇，就必须写成“信息技术”，“cosplay”就要写成“角色扮演”。虽然，做到了见字明义通俗易懂，但是，“IT”和“cosplay”这两个词已经达到了世界通用的程度，我觉得与其使用翻译语言，不如使用早已普及的说法，这也更便于与国际接轨。

⑤关于“生善故”

“生善故”指的是宣扬佛法时，如果译文不及原文就不翻译了，如将“般若”译为“智慧”、“释迦牟尼”翻译为“能仁”，总是不如原文好。既然如此，不如使用音译。现代语言里的“卡拉OK”如果译作中文就是“无人伴奏乐队”，这个译文达不到原文的意境，所以“卡拉OK”一词很快就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了。

以上玄奘提出的名词“五不译”原则，阐述的是关于名词音译的问题。除此之外，能够对译的名词都具备哪些特点？音译名词是否只写出发音就可以了？下面就参考“五不译”的标准，对可以翻译的名词做一个分析归纳。

2. 可以对译的名词

由于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所以尽管各国的生活和文化习俗各不相同，但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这一大视野来看，各国之间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语言也是如此。山，各国都有，一个国家叫这个一个国家叫那个；各个国家的人都会做“吃”的动作，一个国家叫这个一个国家叫那个。这样的词汇中，似以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为多。请看下面例句：

例5 衣服、饮食、住宅、肉、鱼、走、跑、甜·酸·苦·辣

译文：ふく、りょうり、じゅうたく、にく、さかな、あるく、はしる、甘い・すっぱい・にがい・からい

通过对照可以看到，在中日两国的词汇里，这些词汇可以一一对应。这样的词汇有很多，不胜枚举。这类词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大多表达的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只不过没有细化罢了。例如，中文的“衣服”以及日文的“ふく (fu ku)”，都包括有“西装”、“裙子”、“裤子”等；中文的“住宅”以

及日文的“じゅうたく (jiu ta ku)”，就都包括有“平房”、“楼房”等。语言在这一层面上的表述意义比较泛泛，没有更为具体细致的所指。这样的词在各国语言里都有，所以，只需进行词汇对译，就可以完全理解。但是，词汇的意思分得越细致就越显现出其不同的文化特色，也就越难进行简单的对译了。请看下面的单词：

例6 中文：中山装、长袍马褂、炸酱面、青椒肉丝、四合院、胡同

日文：きもの、ゆかた、すし、さしみ、わしつ、たたみ

以上这些词语，都是有着强烈文化色彩的名词。“中山装”、“长袍马褂”“きもの”、“ゆかた”，虽然都同属于“衣服”，但是具体款式却各不相同，而且这些特色款式在其它国家未必存在。同样，“炸酱面”、“青椒肉丝”、“すし”、“さしみ”虽然都属于“饮食”，但是在对象国语言中，也都无法找到能够对译的词汇。

另外，通过中日词汇对照，还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例7 书、茶、病；电视、相机、计算机

译文：ほん、ちゃ、びょうき；テレビ、カメラ、コンピューター

通过中日对照可以看到，以上这几个名词其实也属于可以对译的词汇。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电视”、“相机”、“计算机”这样的现代词汇，中文依然按照汉字的表意传统，采用意译的办法，人们可以通过汉字理解这个词所指的事物。而日文就直接用表音文字假名来表示了。后来，中国也越来越多地把汉字当作表音文字来记录一些词汇。如：“可口可乐”、“奥特”、“欧了”等，甚至直接使用英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IT行业。也许是IT业发展得太快，语言无法跟上它的变化，所以，现在中国的IT用语很多都使用译音词，或者干脆就用英语原文。如：“标志”叫做“logo”、“电子邮件”叫做“E-mail”（译音词“伊妹儿”已经用的很少了）等。这显示的其实是文化对于文字语言的影响。

3. 坚持“此无故”的翻译准则

在玄奘的“五不译”原则中，第3条“此无故”——“中国没有的物名就不硬行翻译”是非常重要的—条准则。对于原文中有此事物，但对象语中没有的事物，与其啰里啰嗦地解释，不如按照第3条原则不翻译，直接将原文发音介绍过来，反而更加简单明了。

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里有这样一幕，当记者问那位男服务员的名字时，他反问道：“你是问我的中文名字还是英文名字？”记者问：“你的中文名字是？”他答道：“叫小沈阳。”记者又问：“那你的英文名字呢？”他答道：“xiao shen yang”。原来都一样啊！他的回答引得大家大笑不已。为什么这么一个眼，会引来大笑呢？这就是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名字在英文中，也可以找到相应的说法，在用对译的方式理解问题。殊不知，世界上唯一的“你”，怎么可能有互不相同的两个叫法呢？这个小品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外语学习的道理，名字属于世间独有，任何语言都无法翻译。小沈阳的英文名字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不要硬钻牛角尖，要避免步入翻译的误区。这也正与玄奘的“此无故”原则相吻合。世上原本就唯一的事物，自然就无法翻译，只需将原有发音介绍给大家即可。

同样，根据以上道理，长袍马褂、炸酱面、青椒肉丝、四合院、胡同，翻译成日文时就可以直接引用，可以用拉丁字母书写，如：changpaomagua、siheyuan；也可以用假名书写，如：フートン、ジャージャンメン、チンジャオロース。日文的きもの、ゆかた、すし、さしみ、わしつ、たたみ，翻译成中文时也不妨用拉丁字母书写为：kimono、yukata、suxi、saximi、waxitu、tatami。

不过由于中日两国文字上的特点，双方都常常采用“借用对方汉字而不借用其读音”的办法。所以在汉语中，来自日语的词汇很多都使用原有的汉字，却按照汉语读音来念。如：寿司、刺身、和室等。尽管以上这些词汇与将原文发音直接拿过来的“音译”稍有不同，但其实也属于“拿来主义”，并没有进行翻译或意译。

当然，要让大家了解一个外来的新物名，仅仅依靠音译是远远不行的。很

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在音译词的后面添加一些解释和说明，新概念、新事物慢慢普及的过程，也是大众接受新概念、新事物的过程。例如“寿司”刚传入中国时，很多中国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更是没有见过。所以，每当文章里出现日语“寿司”一词时，都到附上简要的说明——那是一种日本独有的食物，在一个酸饭团上面放一个生鱼片。下面的例句也是介绍寿司的内容，英语译文就是采取了音译加解释的方法。请看下面的日译英例句：

例8 原文：握り鮓は、職人が指先で一握りのご飯を細長く握り、その上に生の魚介類や焼き卵をのせます。握りに使われる魚介は、ひらめ、いか、たこ、こはだ、貝柱、青柳、マグロ、とろ、あわび、いくら、えび、アナゴ、海胆、などがあります。

译文：Nigirizushi is a pat of rice topped with slices of various kinds of raw seafoods or baked egg. Among the fish used in nigiri are hirame (flounder), ika (squid), tako (octopus), kobada (medium sized gizzard shad), kaibashira (scallop), aoyagi (trough shell), maguro (tuna), toro (tuna belly), awabi (abalone), ikura (salmon roe), ebi (prawn), anago (sea eel), uni (sea urchin) etc.

从上面划线的例句中可以看到，对于各类寿司的名称，这种英美文化里没有的新物名，英文采用的是音译外加解释说明的方法进行翻译处理，就如“寿司”刚传入我国时那样。然而现在，随着日本料理的普及，中国很多人已经直接把“寿司”这种日本独有的东西叫做“shousi（日本汉字的汉语读音）”或者“susi（日语读音）”了。既然不加以解释大家也知道是什么食物，所以，也就不需要括号内的解释说明了。这种名词翻译方法，与唐诗宋词在日本的翻译过程很相像。唐诗传入日本时，日本最早的标记是使用“白文”即直接照搬唐诗原文，这就如现在的音译。后来，加入了“训读文（标注语序）”、“假名汉字混合体文（添加助词，调整语序）”的标记，这就如现代的音译加解释。为了让汉诗更加得到普及，最后，将其翻译成完全的“口语体”，这就如现代的意译。“白文”、“训读文”、“假名汉字混合体文”的音译方法，能够体会到一个原汁原味的异民族文化。“口语体”的意译方法，能够更深刻地了解异民族文化。

化的内涵。

从唐诗翻译成日本汉诗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本民族没有的事物，不应该强求在翻译上一步到位，应该允许有一个逐渐了解的过程。词汇翻译，同样可以通过音译、音译加解释、意译等方法让大家一步一步地加深理解，最后自然就能凝固成一个大家公认的最恰当（至少是比较恰当）的对译词汇。

对于较为抽象的经贸术语、政治词汇，最为可行的翻译法就是在最初阶段用音读或训读方法翻译过来再附加上解释性说明。如中文的“三资企业”译为“さんしきぎょう（技術提供してロイヤリティーをもらう合作企業、双方出資の合弁企業、単独出資の外資企業）”；“小康社会”译为“しょうこうしゃかい（物質的にも精神的にもゆとりのある社会）”；“三个代表”译为“三つのだいひょう（中国共産党は先進的な社会生産力、先進的な文化方向、民衆の利益を代表すべきだという江沢民総書記が2000年に発表した思想）。当大家对词汇有了一定理解之后，就可以省略掉括号内的解释了。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编纂日汉词典、汉日词典，就需要解释清楚“ゆかた”、“长袍马褂”为何物，从音译名到解释性说明，在给读者提供译法的同时，描述出一个清楚的概念。但是，具体到语言环境中，“ゆかた”、“长袍马褂”这类词汇是否一定要翻译出来，就值得三思了。其实在很多场合，“中山装”、“长袍马褂”、“きもの (ki mo no)”、“ゆかた (yu ka ta)”，仅用“ふく (fu ku)”或“衣服”来表达也就行了。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很多时候只用“衣服”这样的词汇，就完全可以达到理解作品内容的目的，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太多的笔墨。这就如前面提到的“薄伽”一词，如果是编纂词典，就需要解释清楚它有6种词义——自在、炽盛、端庄、名称、吉祥、尊贵。但是，具体到佛典里，就不必再用解释性词语了。所以，玄奘建议直接音译“薄伽”。再如下面的例句：

例9 原文：着付けにどこか芸者風なところがあったが、無論裾は引きずっていないし、柔らかい単衣をむしろきちんと着ている方であった。帯だけは不似合に高価なものらしく、それがかえって何か痛ましく見えた。

译文：她的打扮透着一股风尘味。当然，衣裙的下摆并未拖到地面，衣服是软料子做的，倒也穿得整整齐齐。系在衣裙外的腰带似乎挺昂贵，与她毫不相配，反而令她显得更加寒酸。

例9引自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这是日本大正时期的作品，人物的穿着打扮必然带有时代特色，这对于其他民族而言就更难以理解了。所以“单衣”的翻译似乎就成为难点。但是从整体来看，这段文字的重点是在描述一个穿衣打扮很俗气的女子，这样的人在哪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只要正确传递了原文信息，把“单衣”译为“衣服”其实也无妨。这也算是对“此无故”原则的应用吧。这也说明，由于中日两国文化不同，思维及语言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因而一味追求编码转换、完全对译的翻译方法是不切实际的。

4. 在语言环境中看中日名词的特点

4.1 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中日对比

人称代词的“你、我、他（她）、谁”；指示代词的“这、那、哪”，在中日语言里都存在，都是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词汇。按理说，在句子翻译的时候，只要互相对译就可以了。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就会发现，两国语言在表达上仍有很大不同。首先，看以下几个例句：

- 例10 您是等哪一位？ どなたをお待ちですか。
例11 你说得没错。 おっしゃるとおりです。
例12 我家在沈阳。 家は瀋陽です。
例13 我父母已经退休了。 両親はすでに定年退職しました。

例10和例11的句子里，中文有明确的指代词“您”和“你”，而日文依靠敬语谦语就表达出了指代关系，不再使用“你”和“您”。例12和例13里，中文如果没有“我”这个词，句子表达的意思就不清楚了，而日文恰恰相反，如果加上了第一人称的“我”，就有画蛇添足的感觉。如果查词典的话，“您”和“你”就是“あなた”；“我家”就是“ぼくのいえ”；“我父母”就是“ぼくの

りょうしん”，词典只能这样解释。也就是说，这样的问题依靠查词典机械地处理，将无法得到正确答案，只有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灵活处理才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常常听到中国人用日语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这样说：“わたしは王です”。同样的场合下，日本人会说“鈴木です”。中文的思维句式是“我姓王”，有人称代词，受其影响，在说日语的时候，就会也把“我”翻译出来。另外，还有这样的例子：

例14 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このことについてどうお考えでしょうか。

例15 我背后那个人老说话。　　私の後ろの人はずっとしゃべっています。

例14是在征求对方意见时的提问。但有的日本人在用中文表达的时候，会说成“对这件事，怎么看？”；与之相反，有的中国人在用日语表达的时候，会说成“あなたはこれについてどう思っていますか”。日译中缺少了指代词，中译日又多出了显得很很不礼貌的第二人称。同样，例15的中译日句子，略去“私の”才更自然。

从以上例句中，我们看到了中日人称代词的各自特点。在中文里，人称代词“你、我、他”是常用词汇。但是，在日文里，人称代词并不常常出现。中译日时，如果人称代词过多，就会有一种很不自然的感觉。相反，日译中的时候，如果不适当的加入人称代词，就会搞不清楚人物之间的关系。

除此之外，中日指代词里的不定称词语也有着明显的不同特色。

例16 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例17 哪个大就要哪个。

例18 谁先举手谁先说。

例19 谁说得对，我们就听谁的。

例20 什么人说什么话。

例21 我每个月挣多少，花多少。

以上的中文例句，每例都使用了两个相同的不定称词语，采用的是“A…A…”句式。这种对称的语言表达，是中文特有的方式，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与之相对的是，日文里没有这样的表达习惯。如果将它们对译的话，日文

内容就会很难懂。请看下面的对译句子：

- 例16 译文① どこが必要か、どこへ行く。
例17 译文① どれが大きいかどれをもらう。
例18 译文① 誰が先に手をあげたか誰が話す。
例19 译文① 誰が正しいか誰の言うことを聞く。
例20 译文① どんな人であるかどんなことを言う。
例21 译文① わたしは毎月、どれぐらい稼いだか、どれぐらい使う。

以上例16至例21的译文①，都是用对译的方法译出来的句子。每个都感觉很不自在，特别是例20译文①和例21译文①，已经完全看不懂了。可见，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名词也有它的表达习惯。因此，我们在翻译之前，需要对原文进行“语内翻译”即对原文进行简洁复述。那么，例16就是“只要需要，我去哪里都可以”；例17是“我要最大的”；例18就是“按照举手的顺序发言”；例19是“我们服从正确的意见”；例20是“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会一样”；例21是“我是月光族”。对原文理解之后，翻译就容易得多了。我们还可以发现，中文的“A…A…”句式，强调的是条件和准则，表示只要达到这个准则，就可以进行下一个行为。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再翻译例16至例21的句子，就会感觉比较顺畅了。请看下面的翻译句子：

- 例16 译文② 必要があるならどこへでも行く。
例17 译文② 一番大きいのがほしい。
例18 译文② 先に手をあげた方から話してもらいます。
例19 译文② 正しいと思われるほうに投票する。
例20 译文② 人によって物の言い方が異なる。
例21 译文② 毎月、給料を使い切ってしまうほうだ。

以上例句里有下划线的地方，表示的是条件或基准。在这里，需要将不定称代词放在整个语言环境里去对待，翻译时已经不能对译，而需要意译来解决了。

4.2 料理词汇里的中日特色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专家们对餐饮业的中文菜单英译名进行了检查，并规范了中国料理的英文译名。在检查中，发现了很多令人发笑、莫名其妙的英译中国菜名。例如，“红烧狮子头”译为“*Red Burned Lion Head*（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译为“*Four glad meat balls*（四个高兴的肉团）”；“麻婆豆腐”译为“*Bean curd made by a pock-marked woman*（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夫妻肺片”翻译成“*Husband and wife's lung slice*（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片）”；“童子鸡”翻译成“*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没有过性生活的鸡）”。“驴打滚”译为“*rolling donkey*（打滚的驴）”；“佛跳墙”译为“*Buddha Jumps over the Wall*（佛祖翻墙而来）”。这些菜名的翻译都犯下了按字面直译的错误。译者太过于拘泥字词的对译，忽视了词语的内在意义。后来，经过专家学者的仔细研究，对上面的菜名做了一一如下的修正：

红烧狮子头／*Braised Pork Balls in Soy Sauce*（酱油炖肉丸）

四喜丸子／*Braised pork balls in gravy*（肉汤中炖的猪肉丸）

麻婆豆腐／*Mapo Tofu—the spicy and hot bean curd*（麻辣豆腐）

夫妻肺片／*Beef and Ox Tripe in Chili Sauce*（辣味的牛肉和牛肚）

童子鸡／*Steamed Spring Chicken*（清蒸雏鸡）

驴打滚／*Lúdagunr—Glutinous Rice Rolls with Sweet Bean Flour*（甜豆面裹糯米卷）

佛跳墙／*Fotiaoqiang—Steamed Abalone with Shark's Fin and Fish Maw in Broth*（清蒸鲍鱼、鱼翅、鱼唇汤）

从菜单的中文名称上可以看到这样两个特点，一个是名称较为华丽夸张，用词极具想象力。如将“肉丸”比喻为“狮子头”；将“小鸡”叫做“童子鸡”；将沾有黄面粉的糯米卷想象为驴在地上打了一个滚。为了让菜单看起来更吉利、喜庆，还将“四个丸子”称为“四喜”；将“好吃”形容成“尊贵的佛祖闻到其香味都会放下身段，翻墙过来品尝”。另外，有的名称还带有典故显得较为深奥，别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自己知道其中奥妙的人也不是很多。如“麻婆豆腐”的做法是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女人发明的；“夫妻肺片”里其实没有“肺片”，它源于一对贫困夫妻将别人扔掉不要的牛下水拿来加工后销售

并获得成功，为了名称好听，才将“废片”写为“肺片”。但是，要将这些有待你发挥想象力的故事浓缩在一个短短的菜名里，显然有些不切实际。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中日两国文化的不同，思维及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差异，所以翻译时就需要在语言结构上做一些改变。对于具有民族特色的词汇和语句翻译，无法简单地逐词对译的时候，不妨返璞归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述字词意义，这样才能达到沟通、理解的目的。以上经过修改的英译中国菜名就遵循了这一翻译原则，用最朴素的语言告诉我们每道菜是由什么材料做成的，烹饪方法是什么，具有什么口感，做出的菜品是什么模样。以简明、易懂为目的，不论哪国食客看到这样的菜单都可以无需别人帮忙就能自己点菜。其实，这也正是翻译菜单的目的。

细看这个菜单，它遵循的方法是：食材+烹饪方法+口感+形状。对含有地名或含有典故的传统食品采用的翻译方法是：汉语拼音+注解（食材+烹饪方法）。这是透过字面含义，解释词语内涵的“意译”方法。以上这两种翻译方法都是为了能够将信息准确传递给对方，达到沟通的目的。这里试着遵循英译菜名的翻译原则，将部分中国菜翻译成日文：

青椒炒肉丝／チンジャオロース——ピーマンと肉の炒めもの（主材+辅材+烹饪方法）

炸酱面／ジャージャンメン——ソースかけ麺（烹饪方法+材料）

麻婆豆腐／マーボー豆腐——豆腐の辛味煮込み（材料+口感+烹饪方法）

红烧狮子头／ホンシャオシーズトウ——肉団子の醤油煮込み（材料+烹饪方法）

四喜丸子／スーシーワンズ——肉団子のスープ煮（材料+烹饪方法）

夫妻肺片／フーチーフェイピエン——牛肉と牛もつのチリソース煮（主材+辅材+口感+烹饪方法）

童子鸡／トズジー——若鶏の煮込み（材料+烹饪方法）

驴打滚／リュウダーゲン——きな粉つきの餡入りロール（材料+形状）

佛跳墙／フオティアオチアン——山海珍味入りのスープ（材料+形状）

一般来讲，汉语的表达比较直接且感性，李白“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发

三千丈”的夸张比喻，就很能反映汉语的特点。相对而言，日语的语言表达比较委婉含蓄且细腻。所以，在日语的菜名里，虽然也有“月見そば”、“親土井”这样的比喻性很强的名称，但终究不像中文那样普遍且随处可见。

4.3 电影译名里的中日特色

中国译学界一直存在着“异化”与“归化”之争，“异化”指的是译文贴近直译，把读者拉近原文。“归化”指的是译文贴近意译，使原文靠近读者。无论用哪一种方法，正确理解原文都是第一要素。虽然，各个民族的语言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是，要传递的感情与信息是相同的。例如，北京奥运会的那首著名歌曲《我和你心连心》，第一句的英文翻译就和原文有很大不同：

原文：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译文：You and me. From one world. We are family. (你和我，来自同一个世界，我们是一家人)

从中文原文可以看到，作为歌词的这句话，简单、高度概括、非常有浪漫气息，用“心连着心”来形容世界上的人们犹如一家人。但是，在英语译文里，并没有完全按照原文的字面行文，没有进行简单的对译，而是返璞归真，用最朴素的语言将“心连着心”译为“我们是一家人”。这既传达了原文的内容实质，也符合英文语言的表述习惯，大家都觉得非常贴切。所以这也告诉我们，翻译的第一目的应是沟通，用朴素、返璞归真的语言翻译，才便于缩小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这一点从中国电影的日文译名中也可以得到印证。现在，很多中国电影被介绍到了日本。从电影片名的翻译上可以看到，日文翻译大都不是按照字面词语直译过去，而是根据内容起了新的电影片名。与之对照，中日文的电影片名有这样几个特点：

①浪漫且富有文学色彩的名称

《那山、那人、那狗》讲的是工作在大山里的一名邮递员，每日往返几十里山路为住在深山里的农户传递邮件，他的生活有些寂寞，身边只有一条狗与他作伴。这是一个大山里的邮递员的故事，但是，电影片名却没有一下子点明他的身份，只是描绘了一幅水彩画般的文学意境，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想象的空

间。对于这样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电影片名，显然日本观众是难以领会的，所以，日文译文就给它起了一个朴素的名字“山の郵便配達（大山里的邮递员）”。

与之类似的还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陽の少年（阳光少年）”、“大红灯笼高高挂——紅夢（こうむ）（红色的梦）”、“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上海ルージュ（上海红）”等。

②带有典故和使用熟语的名称

《霸王别姬》是一个典故，讲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和虞姬的故事，垓下之战项羽败给刘邦之后，项羽与自己的爱人虞姬分别自刎，结束了这段悲壮的爱情。而在电影里，讲述的是两个京剧演员的情感故事。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学唱京剧。在舞台上他们一个扮演项羽、一个扮演虞姬，在生活里一个放浪不羁、一个多愁善感。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兄弟情谊演变成了另外一种感情，最后以悲剧告终。显然，在日文译名里要涵盖这么多内容几乎不大可能，所以日文译名也以返璞归真的表达手法，给它起了一个朴素的名字“さらば、わが愛（再见，我的爱）”。

与之类似的还有“卧虎藏龙——グリーン・デスティニー（碧名剑的命运）”、“十面埋伏——LOVERS（情人）”、“不见不散——チャイニーズドリーム in USA（中国梦）”、“没完没了——ミレニアムラブ（世纪之爱）”、“没事偷着乐——しあわせの場所（幸福的地点）”、“非诚勿扰——狙った恋の落とし方（获取爱情的方法）”等。

③词语夸张的名称

《大腕》是一个喜剧，用幽默的语言、夸张的故事结构讲述了中国演艺界里存在的各种有趣现象。电影片名也配合影片内容使用了带有反讽意味的“大腕”一词。“大腕”发音时要有“儿”音，念做“大腕儿”，指的是在演艺界里有影响力的人物，相当于英语的“Don”。对于这样的反讽片名，日本观众需要看了电影之后才会理解，所以，为了电影的推广，日文译名选择了一个更加贴近电影内容，更为朴实的表述“ハッピーフューネラル（快乐的葬礼）”。与之类似的还有“无极——プロミス（承诺）”、“让子弹飞——さらば復讐の狼たちよ（再见了，复仇的狼群）”等。

④言语模糊的名称

《我的父亲母亲》讲述的是“我”父母年轻时的恋爱故事。这个中文片名非常简明易懂，只看名字就知道讲的是父母那一代的故事。但是，父母们曾经经历了很多，这里讲述的是他们一生中的哪一段，哪一节？观众在看电影之前并不清楚，需要到影院里去找答案。在这个中国电影片名里，虽然没有夸张的词汇和难懂的字眼，但表述也是相当模糊，不涉及具体细节。与此相反，日文的译名是“初恋の来た道（初恋的足迹）”，对电影内容做了进一步的透露。显然，这是为了配合电影宣传的需要。

与之类似的还有“我的兄弟姐妹——再見（ツァイツェン）また逢う日まで（后有会期）”、“和你在一起——北京バイオリン（北京小提琴）”、“看車人の七月——父さんの長い七月（父亲在难耐的七月里）”等。

从以上电影片名的中日对照中可以看到，尽管电影片名大多是最基本的名词性词语或词组，也需要对其内在含义做一了解之后，才能做出贴切的翻译。

结 语

学习外语是为了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更好地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以，当我们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或将本民族的文化介绍给其他民族时，都要根据其文化特点和语境来进行翻译。如果只把语言简单地看作是代码，在实际与人交流中，就有可能传递错误的信息，无法达到与人交流的目的。所以，在很多场合，除了词语、句子的对译之外，还要把握了解语境，体会其中的文化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做出适当的语言表达。

本文在这里，试着以名词和名词词组为主要探讨对象，分析了不同语境下的中日名词翻译的特点，这也是我在工作中的得到的一点点体会。文章挂一漏万，有很多不够精准之处，如有错误，还望各位同行前辈指正。

参考文献

- 周明 (1984) 《日汉翻译教程》[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苏琦 (1994) 《汉日翻译教程》[M], 商务印书馆
- 高宁 (1995) 《日汉互译教程》[M], 南开大学出版社
- 马祖毅 (1998)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陈福康 (2000)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向远 (2001) 《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M], 师范大学出版社
- 陶振孝 (2005) 《现代日汉翻译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林波 (2007) 《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考察》[M],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 胡振平 (2008) 《新编日语翻译(汉译日)》[M], 南开大学出版社
- 吴大纲 (2009) 《汉译日翻译问题》[M],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 许钧 (1997) 《文化“差异”与翻译》[J], 《中国比较文学》1997(01)
- 穆雷, 许钧 (2006) 《关于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01)
- 卢卫中 (2011) 《转喻的理解与翻译》[J], 《中国翻译》2011(02)
- 许钧 (2012) 《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J], 《中国翻译》2012(01)
- 王晓平 (2012) 《日本古典文学翻译的“前翻译”——翻译者的文字学功课》[J], 《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02)
- 王欣 (2012) 《日语主体动作客体变化动词句的及物性——认知语言学视角》[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2(05)
- 胡牧 (2012) 《翻译研究: 回归现实世界——对“文化转向”的再思考》[J], 《中国翻译》2012(05)

徐琼 Xu Qiong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专业: 中日翻译
E-Mail: xujiong2@yahoo.com.cn